桐江續集

一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桐江續集卷三十五

記

元　方回　撰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題名記

元廿八年春更化復諸道提刑按察司更名曰肅政廉訪司肅政者御史臺之別名也天下三大有司惟中書省莫重於樞密院尤莫重於御史臺省以綱國政院以治兵政而臺有廉訪司分領諸道特隆其

名曰肅政則凡天下之為政者皆當於此改視易聽肅
然而後可也夫廉訪司本一道風憲之寄而以唐之臺
名冠之可謂重矣自檢之謂廉泛謀之謂訪則又合二
義而加重其名焉攷典故而立名易振風采而責實難
前乎是提綱刑獄者牽制於柄國之人時則官可債取
矣罪可債免矣廉訪之職可舉矣肅其心而後政可
肅廉其身而後人可訪此名實之說也司置使二人副
二人僉事四人以分司一員監臨各路三十年春正月

中奉大夫大使東平徐公嘗任中司參大政自吳門移治于杭以總各路分司之政書司官姓名于石後之覽者將因名以求其實云

太平路修學記

學也者所以養天下士之地士也者所賴以共治天下之人天下士養於其地而地有所未稱可乎此其責在有司共治天下將有賴於其人而人或有所未稱又可乎此則非專於有司之責為士者不可不自盡其責也

當塗學冠江左乃逍遥潘先生之故寓殷序周庠豈如他官守可僦且貿者坐是傾圮穿漏踰十餘禩前總管何公琸嘗率先作興令總管辛公仲實總同陳公特立總判梁公棟皆篤意脩復會至元辛卯冬予友朱君葵為博士竭力起廢肅政廉訪僉事昔班敦勉勸成提學李公浩檄用學廪而睨者猶以官守為疑梁公首為移文辨析郡上之宣閫省府刋誤籍而後癸巳夏秋僝工竣事禮殿祀廡論堂肄舍內庭外門先賢之祠小學之

序俎豆什器籩庾庖湢圊一不舉楹桷户牖朱丹黝堊
上蔽下甃塗塈煥飾庀役十有五旬公給私助縻楮幣
緡五千米石百五十既而總府宣差公獨爾迷失自省
還任尊經閣之後曰復禮堂者又撤而新之士之養於
此地者亦可少塞有司之責矣士之責宜如何學舊齋
四郡先達陳公鈇更名其一曰致知行臺治書侍御史
李公處巽篆其扁性無有不善學不可無師故中庸有
率性脩道之目學莫患於知不至而意徒誠故大學欲

先致知而後誠意生而知之學而知之見而知之聞而
知之皆知道也而知道之端不一易繫仰觀俯察知幽
明原始反終知死生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吾夫子
知損益知百世又欲知命知禮知言孟子知性知天又
自謂曰我知言皆知道之謂也天地之間物有則事有
理必知先儒所謂致察求索於其然究其所以然窮其
根造其源由粗會精因顯悟微悠久積累融液貫通是
非邪正窮達進退了然於胸中而後可以誠意行其所

知否則小技以為巧異端以為高黑白薰蕕混殽雜揉知不至而意徒誠猶之不知路而以誠趨之必迷不知藥而以誠餌之必危是故致知以知道如郛之有闗闇之有閾越此闗閾可為賢人可為聖人共治天下將有賴於斯人扼此一界限而不能度不名為人士不可不自盡其責者此而已矣雖然行而不知罔也知而不行惰也無罔無惰始之終之事也敬也者又所以貫乎始終者也博士上饒人與予講此熟矣新養士之地而新

其所養之人此新民平天下之道也有司學士宜交盡其責焉

釣臺書院清風堂記

清風堂者桐廬郡釣臺書院之講堂也凡郡縣學講堂曰明倫者多矣而此獨曰清風者何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先生其庶乎伯夷之清風者乎伯夷父孤竹君武王父西伯子陵西都老儒光武南陽宗室均北面事人者

也故等夷耳商無紂武王不得有天下太公望焉得而
封於齊周公旦焉得而封於魯漢無莽光武不得有天
下鄧禹可平世文學椽區區侯霸而可三公乎萬乘之
主秉其時權也一介之士守其志經也伯夷寧殺身以
成仁欲明萬世君臣之倫者也子陵不屈道以伸身欲
明萬世朋友之倫者也一為龍逄比干一為巢父許由
無以時易志無以權廢經望旦裂土禹霸秉鈞心有所
不安則不為之而豈有意於清其風以聳動乎天下後

世之觀聽者哉首陽之山富春之瀨清風不殊萬世永賴皆所以明人倫也初作堂為是名者前郡守趙與歴捐私帑重建堂者郡人山長駱正大方文豹而前郡守方回為之記

徽州路修學記

盡其力以興學易盡其心以講學難土木宮室之學學之地在人力性命道德之學學之天在人心盡其力於學之地者猶幸而有其人而盡其心於學之天者常患

於無其人也今庠序徧天下至聖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大成殿納陛十二門戟二十四侑食從祀爵公侯伯近世加以治鑑史經世數二賢又加以周二程張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七大儒師有寢生有館書有閣膳有庖此土木宮室之學天下之所同也獨徽學先聖殿之左又專為吾徽國太師文公祠異乎天下之學何也文公邦人也回枌榆晚出諸生俾記學之所以垂弊復興者運逢因繼蹂為營屯論堂肆舍以莗以鼎而壘

洗俎豆三獻分獻之區廟之東西廡內屏外闔仰穿俯
蕪久矣今則一旦塑像繪新龍斵密判榛剗丹雘修塗
平楹直如砥如矢總管府使君真定侍其公同朝愛民
而禮士盡主維之力鎮守府使君廣平成公𢦏整軍而
禮士盡賛成之力教授鮑君壽孫與正録而下發廩劄
俸衰貲醵材盡經營之力仲夏鳩工季秋竣事殿之右
再創周二程張祠增祠廣漢東萊吾文公舊祠名藻加
嚴雖然此學之地也垂弊復興盡其力也性命道德之

學學之天諸生亦嘗講聞否乎吾徽學專祠吾文公豈私於鄉先生乎自羲畫以來有孔顏曾思孟之言不可無周二程張之言吾文公陟衡嶽沿婺渚參攷互訂無一書無論著由吾文公之言上達於周二程張之言又上達於孔顏曾思孟之言心學也吾文公於中庸首章具言之此心未發人所不睹已亦不睹人所不聞已亦不聞以敬存養而非寂滅之靜于以涵位育之全體此心既發人所不睹已則獨睹人所不聞已則獨聞以敬

省察而無過差之動于以充位育之極功所賦之命所受之性所由之道所得之德粹美不雜渾完無虧學者於斯而不盡其心可乎乃歌曰刻我石學之地我既我力肅爾矜學之天爾既爾心

潤學重修大成殿記

堯舜以執中之學傳後聖夏商周三代宗其道享國垂二千年孔子以求仁之學傳後人漢唐宋三代宗其道享國亦踰千年天之相斯文也既生孔子於前以集先

聖之大成又生朱子於後以集諸儒之大成故學之大
成殿祀孔子為先聖從祀之廡增三十四人至朱子而
止然孔子之後踰百年復得孟子而異端闢今朱子之
後亦將百年未有可以從祀大成者繼之也則吾道之
無傳豈不甚可憂哉宣城昌君士氣分教潤學四年而
僅一稔適闕　寬書下學廪出入勿會計以其贏修
凡學事遂修大成殿始壬辰仲夏訖仲秋貽書紫陽方回請記
謂南渡學燼於火始創中緝終繕者程公邁劉公子羽

吳公潛力也又自書工若財之數以為佛老之宮布天下搜瓌究奇郡國不過一孔廟耳而坐視頽圮回竊謂今瞿聃之徒外熾內微政不足與之較也夫不以吾道之無傳為憂而以宮廟之劣於二氏可恥將競其文不競其實乎學堯舜者必自孔子學孔子者必自朱子孔子之四勿即精一之傳仁之全體也朱子以為心之德愛之理當理而無私心則仁在是矣是故鬬穀於菟之忠陳須無之清皆不得為仁二子之行迹也未知其心

果出於天理之公歟抑人欲之私也所以由求赤之事功而皆未以仁許之世固有所立甚偉而心不仁者仁矣而日月至焉或在或亡亦終不與傳道之科然則孔子集先聖之大成顔克曾省思修孟養得其傳以氣論性之學箋傳註疏之學論譔詞章之學少醇多疵失其傳惟周二程張再得其傳而朱子翼以張呂集諸儒之大成傳至於此亦盛矣庠序飾而燈火微方册具而弦歌絶小慧立異邪見生疑吾凛乎懼斯道之再失其傳

也噫堯舜之中孔子之仁有人心則有道心古今一也
而敢以無傳必來揞哉鄒書兩無有之歎歷千四百年
而濂洛興揉氣質變習俗至魯至道躋世太平將以是
望天下士不特潤之士為然也是役也廉司總府主維
甚力代官徐君碩至之七日同告厥成其勿替引之至
元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記

重建成信侯殿記

託孤之難未若立孤之難也幼而長之蒙而訓之宗祏

危而安之託孤固難死而生之滅而興之血食絕而續
之立孤尤難周成王十三踐祚姬旦攝政四國流言七
年而復子明辟此所謂幼而長之蒙而訓之以安其宗
祏之危難矣哉夏羿浞之變后緡方娠自竇而逃一成
一旅遺臣靡立少康不失舊物此所謂死而生之滅而
興之以續夫血食之絕不亦難之尤難者乎是故漢霍
光擁佑昭帝可以謂之託孤矣保養幼主功為大不如
丙吉張賀之有恩於宣帝始可謂之立孤垂死而生幾

滅而興徳為大今廣平府故洛州肥鄉縣春秋時立趙孤近世封成信侯譔嬰之里也周簡王之三年晉景公時屠岸賈攻殺趙同趙括趙氏盡矣而趙武者趙朔之庶子也侯與公孫杵臼匿而藏之後祈奚韓厥言於景公復立趙武史記晉趙世家春秋内外傳劉道原通鑑外紀所書不同然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若一髪懸千鈞迄至于有社稷不墮厥緒者誰之力歟肥鄉之程侯也則肥鄉之人祀之又豈止一鄉一國之善士歟侯之廟

在南方甚盛曰祚德封爵不止於此而肥鄉如故南北
異也侯之後世居肥鄉程君玉欲新侯廟不果蔣君思
為玉養子繼父志一新之穹殿四楹肸飾完美元貞初
元季秋鳩工朞年落成用中統楮幣為錢百五十萬有
奇其里人省郎王君英為求記而金玉總管府副總管
姚君文龍省宣使程君起宗俾子書之夫食人之祿存
亡繼絶忠臣也程侯宜書為人之後肯乃堂穫孝子也
蔣君思亦宜牽聯得書是為記

四峯堂記

天地人之道易而已矣易變也有變有不變有易有不易不易不變其體也不容不易不容不變其用也以變訓易易難知而變不難見也天道陰陽陰變陽陽變陰地道柔剛剛變柔柔變剛人道仁義仁變義義變仁故曰易變也而曰有變有不變有易有不易何也天圓而動北極居北南極居南北斗以杓指四時二十八宿為日月五星之次舍萬古不易者也一晝一夜天行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為歷法者歲久必差寒燠雨暘旦暮而異福善禍淫若有物焉則天道之變易者也地靜而方九州四海五嶽四瀆一大塊為土濕為水燥為火堅為金石秀為草木萬古不易者也山有崩落川有移徙潮汐有盈虛土壤有肥瘠頑石出水大旱生雲倉廩梁棟始於芽甲鳥獸魚鱉孕育無窮則地道之變易者也於是天地之中有人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長幼有次第匹偶有夫婦講習有朋友萬古不

易者也皇而帝王而霸忠質文異尚子丑寅殊時以瞽鯀為父而有舜禹以堯舜為父而有朱均太公伐紂而夷齊非武王比干諫死而箕子微子歸周孔孟不得位顔夭原貧盜跖橫行儀秦詭辯亭長取天下屠販侯王多欲雜霸苟且為治黨錮于東都老莊于晉佛于齊梁詞章于唐世異事殊千端萬狀君子於此内學外行斟酌寛嚴劑量損益語默屈伸進退出處將有為也隨時不同則人道之變易者也是故古之聖人作易預知天

下後世之變畫為八卦重為六十四卦析為三百八十
四爻揲之以蓍一卦有六十三變而一不變始於伏羲
中於文王周公終於孔子俾天下後世於是易也不占
而靜則觀象玩辭可以窮理盡性占而動則觀變玩占
可以避凶就吉嗚呼微矣易之說卦有曰天地定位山
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說者曰此伏
羲卦位也又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
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說者曰此文王卦

位也伏羲之卦位以明夫天地大全之易也乾南坤北天上地下離東坎西日生月出艮兑震巽各據一隅不變也地天交泰水在火上旣濟澤山咸風雷益交互相資則不容不變也味八卦相錯一語則知天地之全易變而有不變焉不變而有必變焉文王之卦位以明夫四方四隅四時之易專指地而言而天之氣行乎地中者也震離兑坎東西南北四方以指夫春夏秋冬之四仲也乾坤艮巽四隅以指夫四時季孟之交也四方四

隅不變四仲四孟四季則八卦流行為八節十二月二
十四氣而後庶物備歳功成味出震成艮等語則又知
地中有天之易變而有不變爲不變而有必變爲睦之
分水王氏世宦達徽猷閣待制褓真先生諱昇以布衣
受山陰陸公佃奏薦至從官深明易學逆知靖康陽九
之厄所著易解寓以微言五世孫森林叟世其先業得
辭變象占之四道林叟又築讀易之室三間據西北面
東南乾坤艮巽四峯環於户外因扁曰四峯堂然則此

文王易之四隅也小而言之一室之乾坤艮巽耳大而言之則西北乾晉西南坤蜀東北艮燕東南巽吳又大而言之則晉之西北皆乾蜀之西南皆坤燕之東北皆艮吳之東南皆巽地皆數萬里震兌離坎四正之位皆然天地至廣未可以小觀也然不于其形于其理則小可以知大林叟歸而求之四峯之突焉而起與四峯之間窪焉而平者八卦之位也不變者也以理求之則出齊見役説戰勞成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藏少陽而老

陽少陰而老陰時變也氣變也吾之此生觀四時四氣之變不能百年少變壯壯變老歲八卦變而天地之功成吾齒髮屢變而猶不為聖賢之歸乎守道知命法易之不變者應事物察時義法易之不容不變者易之全體大用在吾胷中運之而已嗚呼微哉

叢書堂記

多藏書而不善讀雖萬卷吾以為不足善讀書而不多藏雖一卷吾以為有餘李緐之書萬卷者三書之多者

莫如也新若未觸見嗤當時為父家傳誕而不實則豈非多藏而不善讀者乎張良之書一卷而已書之少者莫如也僨秦蹙項為帝王師功成身退漢庭一人則豈非善讀而不多藏者乎同郡友人黄君宣字仲宣卜築歙城之東山以叢書名其堂叢之為字始見於易其在韻書訓之曰聚乾卦之方以類聚萃卦之觀其所聚是也叢天下之書而聚之是謂藏書藏而不讀不如不藏讀而不精不如不讀前史所志藝文經籍一寒士之家

焉能效其萬分之一匡衡鑿鄰壁而讀猶有書也王充遊書肆而讀則併書無之是故多藏不如善讀披叢書之名本韓退之語然退之始遊京師所攜書止一束耳未見其為叢也其進學解自叙謂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記事提要纂言鉤玄則讀書之法也沉浸醲郁含咀英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則讀書之效也有所觝排攘斥則屈所當屈有所補苴張皇則伸所當伸旁有所搜則諸子百家之長遠有所紹則七聖一賢之說崇正黜邪

障頽繼絶昌黎所謂讀書如此漢唐以來一人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書云書云徒叢云乎哉嗟乎聚必有散世之好聚帑庾財賄者往往有悔聚名畫聚法帖聚難得之書亦雅道之一癖近世衲子號曰叢林得其師一指禪用之不盡者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予雖老與吾仲宣尚皆勉之

野塘記 為王御史作

古之君子必素有可耕之資而後以其所負出而應乎

人天下國家之用合則進非謂鈌於口體衣食之奉而饕其祿利也不合則退故雖屏居畎畆亦未嘗有飢寒寠乏之憂伊耕莘葛耕南陽三聘三顧而後起不輕就也使非有湯先主之遇亦退而耕耳顔淵貧未至都無可耕聖師不可為吾何為故終於不出陶元亮貧亦尚有可耕故嘗試一出知其不可為也而終於處後世之士苟有可耕如伊葛之得所從捨其耕如顔之不可出守其耕如陶之出而不可久返其耕無若彼蘇秦然徒

以無二頃田之故能取六國相印矣而不能退也嗚呼
井田廢而孤寒之士生不能有一犁之土苟求而幸得
啗餌而迷穽無亦惟是以一飯誤千金之軀痛哉行臺
監察御史膠東王公庭弼邦直學者以野堂先生稱之
今觀龔學古所繪圖乃野塘也御史嘗長均房帥幕十
餘年而後入言路第見其廉於進取如此不知其家有
良田在沂水之上野塘與田接壤其廬之堂有曰萬卷
云者有曰歸老云者葢其志欲退休而讀其所藏之書

良以素有可耕之資可以仕亦可以無仕不專以仕為急也紫陽方回久與御史同官新定偉其意題其圖為之歌曰野塘之水兮其色油油以畜以泄兮灌我良疇弋有梟鴈兮盟有鷗我出而仕兮可則進脫如不可兮還我鋤耰水之上兮山之下稷黍棗栗兮野塘之塢秋收其實兮於祭滿筥車既膏兮馬不前退而家食兮孰予敢侮我思野塘兮繄古之沂有懷其人兮瑟聲希可由求亦兮賢寧不希登之廊肆兮佩玉黼黻否則豈無

春服兮詠雩風而與歸

止所記

金華吳君功甫分教鹽官與吾宗方君韶卿同里相遇武林邂逅談詠知功甫讀書之室曰止所因共紬繹止之所止之義止之時而回次敘其文記之詩止於思無邪禮止於毋不敬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故君臣父子各有當止之所然有止之義焉有止之時焉義者心之理當止而止則一武不可過一毫不可不及此心之規

矩準繩也時者身之位當止而止進退去就視可否而
立則酌輕重而制中於是心之理著而為應事接物之
權衡是故聖人於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斯言也兼心
之理與身之位言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錯綜上下一
卦有六十四爻凡卦之二而遇六為柔得位而中凡卦
之上為過高無位而多悔吝離震以柔爻居二者八不
皆吉也獨艮之居一八爻皆吉足以敵坤遯用黄牛咸
不隨腓旅之得小過之退漸之磐謙之鳴純吉無瑕如

蹇之匪躬重艮之不拯又有忠臣直士正義不謀利之志山立屹如此其故何也承剛順君也履柔納下也身之所處當位而得中也此出仕之臣得位者之艮止也吾功甫是也六十四爻之上乾猶戒亢惟四爻吉坤猶憂戰惟二爻吉獨艮爻在上處乎事物之外以止為體無求無競大畜之天衢損之得臣賁之白賁頤之由頤蠱之不事剝之不食蒙之擊蒙重艮之敦艮八爻無不吉者此致仕之臣去位者之艮止也不肖回是也然則

一定不易心之理止之義其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之止乎萬變不同身之位止之時其孔子仕止久速之止乎內不爽於心之理外常察乎身之位各當其所止所哉所哉止之時義大矣哉

普同塔記

人自其一身以至一髮一毛皆中虛而外實包天而肖地其體四其骸百其臟五其腑六其竅九其脈十有二其俞穴大谷小谿三百六十有五無不虛貫實而實輔

虛虛為天之流行實為地之凝結總言之心之虛最靈
為清為明為神為聖位乎身之中而身之實者以其重
厚沉濁之質圍於其外天虛地實相依附而生虛者還
天實者還地厥初之妙合者相離焉則死古辟王作深
察夫死生之際智不去惡力不全愛實中之虛根理成
性吾與庶民同乎此受者既已還為天之太虛虛外之
實孚氣成形雖要其終必還為地之積土而非假以久
遠則猶弊而未腐毀而未泯由是制為邱壟掩埋之法

安厝封樹各私其私此人道之終事也世季俗奪或不
皆然錢塘故大都會承平時城東西郊日焚三百喪有
奇月計之萬歲計之十二萬䘏一金而歲欲十二萬穴
勢不可故率以火化為常宴笑佚遊朝居華屋疾病奄
忽暮畀烈炬孰不痛怛於斯一旦有出乎意表者又大
不然吳芮遠孫貌鸞有似樊崇暴黨事極報烝其為痛
怛抑又甚焉則與其不忍於淩陂之歌曾未若儕之綿
上之融風也三茅寧壽觀道士三山劉祖華其亦悟夫

理性形氣之虛實人我不殊捐私泉易地十畆於西湖之赤山為石塔曰普同之塔高廣深各丈有二尺界乎其内納凡既燎者之骨其徒居左餘泉居右惟葦除鼎布以來胥嗣於其所先配儷於其所偶輿僕於其所事交朋於其所知葢有訃而莫臨暴而弗殯者不止蕉節瓜犀之感獨此之得其所託獲霑寒食之酹若表南陽之阡豈不亦仁人之所為哉雖然虛還天以廟饗實還地以墓藏禮也厚藏為過不墓為不及浮圖之欑而茶

毗之歸自釋氏始本非中夏之令典自老氏者亦不得已折而從之予自孔氏又為之文悲夫祖華儒而隱於黄冠求予文者其從父汝鈞予詩友予為紫陽方回塔成之年至元丁亥五月二十六日記

聖泉亭記

泉何以名聖龍為之龍何以能聖泉為之夫人之所知也而惡知夫氣脈之有會聚歟而又惡知夫精神之有感通歟建德縣卜君元英為令尹六歲矣歲告稔惟玄

默敦牂之六月不雨七月戊午朔郡徧走羣望壬戌之夕令尹偕尉王濟陟烏龍山民遥見陰蘿幽嶂間炬火魚貫上烏道縈折星明熒滅至明旦乃始知長吏躬迎聖泉得古禱應上公之遺意有志乎民而然也又明旦甲子大雨雨始盛令尹適與前太守方回遇言夜半至山龍所居泉所瀦狀而未以雨為足也既而尉送泉還山有片木出古湫之底取視則昔人所書聖泉二字亭腐而扁淪者令尹乃議復其舊而識之丁卯處暑癸未

白露而至再至三至四五民庶其無飢矣乎今夫泉成
聖於龍龍養聖於泉崖沍不減川溢不增其處也德聖
挹彼而雲注茲而霖其出也功聖龍以泉隱體而泉以
龍顯用其相為聖也如此抑龍所以樂此泉匪山曷凝
泉所以響此山匪人曷格山巍然甲一郡内坎外艮得
冡之聖氣深脈厚靈物憑焉人萬物之靈心之精神是
謂聖信則感誠則通廼甘澤降焉求諸泉求諸龍又慱求
諸山而後知神宫奥宅繇元造之所鍾然又必返求諸

人而後知山有泉泉有龍非此之靈足以交於彼之靈則所謂聖迹者將韜晦遁藏之不暇豈凡心之所能動哉嗚呼屋漱不盜孺纓不濯廣以貪病永以愚惡吾無以議為矣瀵然同流汎然側出不如吾之泉不忒其則溫泉冬湯冷泉夏雪不如吾之泉不變其節鹹泉熬鹽淡泉化鐵不如吾之泉可以滌三伏之烈酒泉致醉醴泉愈疾不如吾之泉可以豐百昌之實磊斯山兮泓斯泉曷為而聖龍所淵復舊亭兮識豐年後有禱者尚勉

旃以迹求聖良獨難惟人孔靈心即天

新修建德縣記

今建德府本漢丹陽吳郡之分地吳割富春縣置建德縣自黄武四年始時已割歙縣置新都郡郡縣猶隷吳都晉宋因之梁隷東陽郡隋廢唐復初置睦州嚴州睦治雉山在今淳安嚴治桐廬郡縣隷之自武德四年始七年嚴廢縣省後復為縣隷睦州自永淳二年始又其後徙睦州治建德自神功元年始歷錢氏及宋復號嚴州

而升州為府則又取縣名以婗之盋縣先州而有府因縣而名可謂古縣也已縣故有唐進士張東所撰縣碑紹興中郡守董公弅重修縣志謂碑已不存庭中大櫧樛枝密蔭幾千載物賢令岑公象求有詩亦近三百載詩與樹今俱存也夫以甚古之縣其興廢不一矣書事之石當存而不之存其歷世之戰爭攘奪亦不一矣一木之種一詠之發意未必長存而乃相與俱存則今縣尹卜君之修營肸飾與予之紀識可以存可以無存皆

未可知也至元十四年歲在丁丑夏四月君視事軍南趨北還過城下未息市里戛戈鎧聲縣間宿止大將垣缺藩拔馬牛羊豕穿房序胥曹訟卷訊犴鞫械從它所朽桷腐瓦臥草棘什五六君心經意緯圭繊植顛率厲勸甿乃大興役十七年十一月訖明年正月竣事于過其外重門耽然層樓翼然望其中靚深整嚴愈於曩俾司工者枚之以間計六十有八近民道愛清白三堂仍故扁存古也君法當更代者弗至先嘗考學宮矣復棟

是宇是其用心所存抑又古也是可以傳遠無疑而不知予之文將如張碑之易泯乎或亦可如岑詩之與樹俱永乎勿剪勿拜存乎人心而予之所以託斯名也君名元英將仕郎董視簿邉君完將仕佐郎提總宣差君合剌進義校尉

務本堂記

古之民有四而士出於農治國以士為本富國以農為本工商亦國之所資末矣而非其本也後世於四民之

外奇衺譎觚惚恍謬悠加以佛老之徒而六捨本逐末
者爭趍之今夫通都鉅邑或數萬户無弦誦聲兒女子
不識耒耜機杼為何物恠優異倡彈絲吹竹蒼頭廬兒
連駟列騎灑削鼎食馬醫擊鐘肆侈齊姜僮多卬卓空
青冊砂象齒翠羽綢毯犀珠璧玉綺繡眩麗耀珍誇貴
崇賄田畯生而罔識與禍之父睨之乃若萬緇千黃鉛
墀珠宇匪織匪犂解衣精饌果報談三身敷落演五天
求福田利益覬羽化超昇其淺者梵唄魚螺符呪鉛汞

奔走王侯脫傜逭賦飭材者竭藝通財者傾帑錢鑄𩂯塗蘿鹽醯冷則亦剃祝髻戴從之茍以飫枵養慵是孰使之然哉雖然此特吾南方近歲之所見爾中原風俗殆不其然濟南古郡天下耕桑詩書務本處也章邱之翟氏昆李三人長居正定甫次居禮節甫次居中道甫高昭曾楊眏畆膏腴師矩友規燈火方冊上奉二親下教諸子惟本是務農以耕桑為本而勤儉又耕桑之本士以詩書為本而孝弟又詩書之本此其一心一身一

家之本則然要其極宗廟邑都非士不治粢盛倉廪非農不富豈止一家之本而已哉乃國於天地一世之大本也今六合一貫幸遭逢崇本抑末之明時務本者可以勸矣若夫錦川繡江之間嘉山秀而清泉潔美木茂而芳草馨濟南故多名士當能與四方之士大夫登堂而賦之他日有繪斯堂為圖見示者予亦或援筆焉元貞改元乙未歲在大火蒼龍心一度謹記

問道亭記

致知之學始於問問一事知一事問一物知一物以問為恥則容有一事一物之不知天下萬事萬物不勝其多也欲枚而問之不亦難乎道一而已矣貫乎事物是故不如問道然問道尤難也非問道者之難也必有知道之人始可以荅未知道者之問而世之知道者未之或見也古之知道之聖人至孔子而極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臨川陸氏不信大傳以下一句排上一句謂陰陽非道乃

形而下者永嘉葉氏不信大傳畧不詳上一句謂道者陽而不陰之謂一陰一陽非所以謂道此二人於文意尚有未通焉得知道惟明道程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吾新安朱氏縷析此語謂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故說卦有曰聖人作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以氣言地以質言人以理言其

曰與者三陰而又陽陽而又陰柔剛仁義亦然猶一闔一闢之說也此其所以為道也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人與物皆得天命之性率是善性斯之謂道由於氣而汨其性人所以有愚人偏於氣而戾其性物所以有惡物子思之言尤精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可行之謂通衢斯之謂道不可行為旁蹊則非道矣孟子之言亦精昌黎韓氏先言仁義然後言由是仁義而之焉之謂道道也者行仁義而已斯言亦當前聖後賢言各有指體用

兼該本末一貫乃如老氏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言
體而不及用其謂失道而後德架虛鑿空非吾所謂道
也釋氏之徒言有物無形認心為性併本體而失之其
謂六道輪迴肆誕騁罔非吾所謂道也嗚呼斯道也知
之而以脩已教人為聖賢不知而日用之為百姓無所
知而妄言之謬行之為異端休邑趙君彌忠隱居樂道
藏息之所有曰醒心者有曰風雩者有曰翠侍者所從
入之途築一亭曰問道意有所欲造步不可不進行欲

有所適取不可不審此所以有道之問與答之者誰歟問鑄金得鑄人問足所涉之道而悟心所求之道僕雖晚學敢不誦所聞發之

徐氏道悅堂記

君子之道一而有不同焉非道有二也論道之與行道不同也今夫勸人以農隴桑畎麻植採紡績如是而溫澤稻陸粟耕耨斂穫如是而飽實鵠此力則實享此奉非徒欲誘之而為是說也至如農之為農筐筥機杼耒

耜錢鎛凡衣食之源非不舉室終歲效勤致瘁而溫飽
者百不二三然亦卒無所歸咎而不敢赭其園蕪其田
弗復蓺蒔此其故何也勸人以農論道者也論道者原
其常農之為農行道者也行道者通其變昔者子思子
論誠孟子申之以教夫子之居下位者信於友獲乎上
以治其民終事也明乎善誠其身以悅其親始事也此
猶勸人以農兼脩為效驗而言之為人子而知此道則
不當有一毫為利之心處焉而家盡其在我出焉而官

盡其在人置身於規矩準繩之中養老於溫凊定省之際此已之所當為離騷之歌黨錮之傳叔季接迹持閨門之行而覬朋好之游談干鄉黨之譽而想軒墀之步武苟萌此義則世之是非黑白未可知也譬之農豈惟雨暘不皆時若而有豐歉之異抑亦賦役獄訟出於吏而所以梗夫農者其故萬端農之道非不盡而飢顛寒踣者比比此固非農之罪也而亦豈勸人以農者其說有所欺於我哉桐江徐子愚以前上舍教授上饒而歸

嫡母太夫人許氏年八十有一名其戲綵之所曰道悅予於是說為農說以記之熈寧中黄魯直教授北都七年陳無己元祐中連為徐潁州教授當是時有子愚家仲車先生者舉進士不仕後起家教授山陽三鉅公皆嘗以冷官奉母黨論與正途塞卒皆不居公卿之位豈非良農之水旱者乎子愚名晞顏年踰知命有八男子家不為貧季路米茅容雞顧易具也是穮是蓘將必有吹嘘而上之天者

桐江續集卷三十五

桐江續集卷三十六

元 方回 撰

記

孚舟亭記

亭以舟名亭之肖乎舟者也舟以孚名易兊下巽上之卦曰中孚也兊為澤凡天下之水皆是也巽為風為木水上風行而木浮焉乘舟之象也以二體觀二五剛得中而實以全體觀三四柔居中而虛卦之六畫亦舟之

象也然則何以謂之中孚孚者信也誠也中孚者由中之誠信也巽居上以誠信順乎下兊居下以誠信説乎上相孚之義也易有畫則有象有理則有義象則舟而義則孚也孚之為字上從爪下從子兼有象羽禽以足轉所卵而燠之如巽兊之相孚時至而啐殼出雛誠信之至也是卦也中虛者誠信之本也中實者誠信之質也莊子言虛舟而謂無心老子言車器宮室而謂當其無之之處為有用之處彼葢不知虛實相維之道於吾

儒之易未始有聞也非實則何以為外輔非虛則何以為內容兊以上之一畫巽以下之一畫合而成虛為舟之腹心巽以上之二畫兊以下之二畫對而成實為舟之首尾上不以誠信順乎下則何以格下下不以誠信說乎上則何以從上象也巽順兊說而彼此感應風動澤受而內外交際義也或問予之作是亭也將以玩春華延秋䰟耳而樓夫易之孚舟以為名不已迂乎雖然予嘗為區區之衣食謀南浮沅湘北泛濟泗大河長江

洞庭彭蠡粤之海蜀之峽吳之震澤胥潮無不至焉當其急黑飈雪浪桅仆柂傾與垂涎摩牙之蛟龍爭一絲之命葢瀕死者屢矣而每幸免是必猶有誠信一念可質鬼神故未嘗無險難而卒無患未嘗無困之而終無憂自今以往坐卧於乎舟之亭念念思之上法巽順下參兊說人以誠信感乎己己必以誠信應乎人己以誠信感乎人人亦當以誠信應乎己此觀象玩辭之事不敢不勉若夫揲著諏筮而成小過之卦六爻皆變者則

當以此卦驗諸身而玩其占焉世有知易君子當以予言為然

建德府兜率寺興復記

佛法入中國以來僧吾齊民寺吾勝壤日以益夥吾未易數計然其法不過析而為三有禪僧有律僧有講僧故其寺亦三曰禪寺曰律寺曰教寺古兜率寺建於唐中宗時後為菩蒲鞋陳尊宿所居亦禪也而其徒或牓曰團寺問之則曰團者聚也敬天下之所同敬尊天下之

所同尊自斗食以上官君吏聚於斯未仕而為士已耄而為父老聚於斯與夫奔走百執事工伎倡優及凡祝髮者皆期而聚焉於斯葢吾儒之說古聖人祿位名壽一本於德而佛者之說則謂佛之願力甚大人之精神無所不通隆棟邃宇蓮其座奉三大像如君辟之殿墀之下班列行分如羣下之會朝於焉虔祈莊禱是可以降休隤祉遂臣子葵藿之願當其效華封人之祝而舉嵩岳之呼豈不鞠躬跽息舞手蹈足扣額稽首以請振揚

梵唄鳴擊器用焚膏爇燭熏然馨香恪儼震肅日就天
臨也是意也潦水澗毛尚可以羞神明徼福祥而況於
報上之誠心乎良以正覺大慈天下之所同敬然據九
五臣億兆天下之所同尊夫既敬所敬尊所尊而圍其
人則當極夫敬之尊之之事而重其地某昔至郡則所
謂圍寺者弊甚更一周星愈益圮剥孜故吾州尚書羅
公汝楫舊記僅存夫殿像與二力士奮拳杵立於闥外
而已餘悉草棘一旦有慧燈者及吾門則咤曰寺且復

矣曰何以復曰非燈能復之也復之者僧録法濟也其
所以能復之何一曰歸侵疆寺左右故地廣袤民奪為
室廬今案籍如故蓺桑麻栗芋蔬果可貨食屋其上猶
有餘二曰集羣力郡僧三千人醵泉五百得百五十萬
為倡檀施始源源而來三曰殖崇產歲租入舊無幾顓
之總統釋教所新益田為畝若干嗚呼正已往成見在
慮將來敬敬尊尊備矣後之人忍墜之乎抑物莫不有
數此寺紹興甲子羅公為郡更五年己巳而後守蘇易

簡興復之至元辛巳回去郡又五年丙戌而僧録法濟
興復之前後兩記皆歙人之嘗為守者歲月亦稍相似
則又豈偶然也哉僧録法濟張姓開封人佐之者僧判
智顗羅姓江西人致力請田者前上饒教官徐君師顔
舉慧燈者如川皆郡人楹礎若干數游者可覩此不書

琴書堂記

琴書堂者新安郡雲岫居士劉公伯証燕休之所也娶
子先君之第三姊勤勞起家眉壽偕老然其居三燎于

火淳祐元年辛丑大火琴書堂再造甚偉殖貨益饒有
雙竹之祥予先叔父元圭和句特警拔居士大喜親書
揭之景定元年庚申大火起于鄰堂自是不如前至咸
淳六年庚午又大火則堂不能復矣居士長子文蔚先
姑所出次庶子曰子申姑命為長子後當火之三子申
年甫十五孤苦艱危不絕如髮歷十餘年始克自立琴
一張書千餘卷屋數楹始復乃祖之舊與兄東懿先嘗
析居仍合為一孝友愉怡謹脩待定琴書堂復成室宇

圜疇盡還舊觀居士曁先姑積德好善報在子孫天理之不可泯如此郡守康公天錫為書其顔屬予為記予謂古之琴有歌有弦今之琴弦則是矣而歌弗傳古之書且讀且編今之書以刻以摹動千萬篇今琴視古為太簡故操琴甚易聽琴者莫辨然今書視古為太多故著書甚易而業書者或莫之專於斯二者而得其意則琴固在徽軸之外而書亦不在紙軸之間玄之又玄盍求之天子子孫孫勿替其延是為記

滱南耕舍記

畢昂之分大梁之次古常山郡有滱水焉滱水之南風氣清淑土宇寬曠滹沱在其東井陘在其西上黨在其南燕代在其北昔人百戰必爭之場而今也千橐射息有耕無戰眞定趙侯卜築於斯號曰滱南耕舍介南徐韓炳求紫陽方回記之回謂三代之民四士農工賈耕者一而食之者三猶患不給後世之民七曰僧曰道曰軍皆不耕耕者一而食之者六故不給尤甚豈侯欲矯

是弊也而將以躬耕為事乎古之士葢亦耕矣伊冀沮溺皆是也然不為老農仲尼垂訓並耕而食孟子闢之況夫班品穹崇勳閥殊異民庸昌大治最流聞有如侯者而可以一旦解簪紱親耒耜歸馬廐閑騎牛阡陌吾未之信也曰是不然士大夫患無此志有此志追廣受於東海從羊裘於嚴陵是不難耳陶元亮彭澤棄官耕於下潠其自賦嘗謂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劉凝之求田納祿耕於康廬題其像者謂身在菰蒲中名滿天

地間豈可謂今世無其人哉易用九戒剛而上九剛之過者也易乾上九為三十二上九之首故於此設亢悔之教以為例他卦上九惟艮居外體者八而皆吉以其止也履之其旋元吉以應柔也大有之吉無不利以乗柔也訟之三褫以至未濟之濡首以過剛失之者十有二卦而晉與益抑又甚焉求晉而不已則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求益而不已則莫益之或擊之近世貴極人臣者眷未嘗不隆於上威未嘗不震於下而不測出於意

外豈非所謂知進而不知退者耶士大夫而知此則幾於道矣侯之耕舍可以歸歟不必霑泥塗潦而後謂之耕也涼風至而稼穡茂夕日下而牛羊歸予未得游於濆南故缺其賦詠而姑為是記云侯名瑗同知高郵路總管府事弟名瓛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故相門皆名卿

建德府南山寺旃檀林記

佛氏善效其說與儒者或不能不同而其徒與士大夫

風俗亦未始大相異易之理難明也乃以龍喻乾以馬喻坤於一物取一象而易可推聖人之德難言也故孔子以天喻堯子貢孟子以日月宮牆泰山河海麒麟鳳凰喻孔子而聖人可知旁行之書非六經語孟比也於其種嗣根器之偉者以龍喻以象喻以獅子喻以苾芻摩尼喻以薝蔔優鉢曇花喻其聚僧之所曰選佛其為之侍者而處於將僧未僧之間則曰選僧而又侈其牓曰旃檀林亦猶國家用人用將相大臣於已官者未官

者也於士乎取士登一名謂之擢桂故取士之地世謂
桂林釋氏之法異於儒而其取人之說合乎吾儒之說
者如此古睦南山禪寺自無竭禪師如川主之陶虛鑄
空新其聚僧之所簷宇靚崇屨鉢昌庶予為文以記猶
懼其離於有相也既予歸紫陽山下龍集癸未再以書
求記所謂旃檀林者按圖故礎為數六十露庭風牖窐
砌柏廂凡將僧未僧之衆與夫亞於座席而各執佛之
事者飢饘垢浣炎浴涼爐纖舉悉備且不惟是丈室舒

嘯有寄傲之穹閣為棟三給薪買鄰山為頃半捍水作石堤為丈百浚塘溉新粳闢園蒔豆麥庄農佃叟户加室增實首捐私泉十二萬而後檀者踵至或謂斯皆有相之所為而出於好名者之所不能自禦然予嘗謂近世士大夫貪惡廉進惡退緘默惡直諫阿黨惡至公則詆曰是皆好名世道以是潦倒泥腐今釋氏之法盛行而秉以射利者無所能亦無所畏視事如監司守令馬前後呵殿有騶從案牘有胥吏笞撻有卒徒兇酗饕淫

不啻跖蹻顧視吾川獨勇於為善則箝制之以為好名亦近世不肖士大夫妬貪之術耳嗚呼均是人也能言之類一也則其說釋與儒烏得而獨異雖曰均是人也上智下愚殊趍也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不侔品也則釋之徒與士大夫風俗焉得而不同然則說與儒者合吾見一川矣曾不能變其徒之風俗將有如近世士大夫之弊則子未見百川也是旃檀林中必有讀吾文而興感於斯

善應庵記

予所居縣曰歙渡紫陽山下溪西南五十里曰航口其地隱僻其人古直孫居士復興家焉其近鄉有爲尉於信之貴溪者曰吳君雷孫其子曰謹於杭袖書過予言孫居士尋與書皆來書曰居士幼甚貧事母黃氏孝母歿誓終身廬墓積儉累勤買田十畝築室十間田以供粢盛屋以祀其先時延道友飯之繪世所謂觀世音者奉之大人尉貴溪之日爲請於三十六代天師張真人

宗演書善應庵三字扁之僻隱之地輪蹄隔絕古直之人巾屨追隨竹樹茂密溪山奇勝請予記予謝曰耕疇居宇如是其耿也而可記古有廟祭無墓祭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也故不祭於墓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之生而致死之不仁也故祭於廟其祭也薦血腥之禮燔燎羶薌以求諸天報氣也饋食之禮黍稷肺心醴酒以求諸地報魄也反始用情謂之二禮故有陽厭有陰厭於廟不於墓而孝子之

心盡矣且祭必用尸周之東而廢尸而用主今之禮無一而古重墓祭而輕廟祭卜尸迎尸懵莫之曉以紙若木書其先之稱謂近於主稍飾則畫素肖形曰影堂又過是則凡鬼神無不刻梓冶金為像而其事侈矣子貢廬孔子墓三年而去後世有以終身廬先墓廢廟不祀為孝者皆非古也居士即墓為庵若混乎廟墓之祭為一為善而應理所必然事葱嶺之神而庵之命名書額乃出於陽平都功之教又似乎混佛老而為一者也若

之何為記曰不然墓祭漢以來尚矣墓有庵以歲時烝
嘗猶不失古意今之祭然香明燭爇幣非報氣乎酹酒
瘞牲非報魄乎祭不以血食而以菜茹則佛老之說俗
不可鐫然易曰隨時兵興已來百頃千楹之家頃刻羽
化惟佛老之徒得全彜者託於佛老而恣庸者依於佛
老而苟中人藏其身於佛老之間亦可以粗安田里而
無他虞居士好善於世無求方之奔競官路走趍公門
饋財賄而不知止陷刑辟而不知悔者固有間矣他豈

無稱儒生而叛孔氏者惟口惟腹蝸戰蠅營視居士亦或愧焉且居士知方使君之名求文以壽斯庵此一節亦不可不書也是為記

肅齋記

昔河南程氏繼孔孟絶學教學者求道入德曰敬既為之訓曰主一之謂敬又為之訓曰無適之謂一學者能至於主一而無適乃敬之極功初學之士或難之至紫陽朱氏集註論語第一篇之第五章本程氏說亦曰敬

者主一無適之謂至為敬齋箴而後有曰不貳以二不參以三則主一無適之義始明大抵心在乎此則不可又適乎彼方主乎此事則不可又雜乎他事此其義雖甚易知而未易行也全此敬於成熟之餘者固必能主一而無適持此敬於操存之初者如之何遽欲主一而無適哉朱氏晚節别為之訓曰敬之為義惟畏字足以盡之葢有取於太公之丹書敬勝怠者吉子思之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怠則不畏不戒慎

則不畏不恐懼則不畏人於天地之間罔有所畏則蕩然自肆人欲恣而天理滅矣是故惟畏可以訓敬而初學者易以入門雖然猶未也朱氏之高弟曰勉齋黃氏又以肅訓敬引洪範之肅以明之謂肅亦畏字之意敬自内出則貌恭恭既外形則心愈肅故曰恭作肅而記禮者亦曰心肅則貌敬以畏狀敬而又以肅狀畏初學者所以防閑束縛之方不在茲乎今夫震擊雷霆談說神鬼闇者莫不肅然何也肅即畏也畏即敬也皆人心

之本體而因事以發見者也常人於此僅有斯須之肅
斯須之畏斯須之敬君子則不然常如是肅常如是畏
常如是敬靜則暗室屋漏儼然若思動則出門使民如
臨賓祭善學者由肅入畏由畏入敬貫程氏朱氏黄氏
三言而一之於求道入德亦可以弗畔矣夫真定石君
郁文卿好學妙年從師以肅名其讀書之齋近俾予為
記以析其義而予裒是說以復焉然則肅而畏畏而敬
所以涵養其心而徒敬無事則流為異端故先儒教人

尤貴於致知求之於方册而古人與俱如易之畜德求之於朋友而今人與迪如易之兊習則幾矣君年甫四十三嘗為湖北宣慰司上幕尹鹽官富陽二大邑皆有聲令將丹武岡以是肅為政其不有如時雨化之者乎

三勿齋記

心一而已而有人心道心之分有未發既發之分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分心豈若是其多端乎心統性情性靜情動聖人教人以養

心之法制其動之不善以全其靜之善不得不分別言之也昔者孟子與公孫丑論不動心之道十有四問十有四荅其七問而七荅也有集義養氣之說雖養氣也實養心也心得其養則其氣浩然心失其養則其氣餒故曰志氣之帥也何謂心得其養孟子之十有四言盡之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有此一有勿此三勿則集義而義集矣養心在是而養氣亦在是矣西京趙氏河南程氏以心字屬下句臨川陸氏以心字

屬上句新安朱氏以為屬上屬下皆通必有事焉之事如有事顓臾如昭事上帝如請事斯語如從事於斯必有云為必有注措一舉一動無非義者此集義之綱也然是心也茍或毫髮覬望有所為而為之則不為義故設為勿正心之戒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孟子曰忠信不二非以正行也蓋懸揣預期邀譽計功之謂此心既除然又恐其流於怠惰茍且荒唐繆悠而莫之救故又設為勿忘之戒忘也者不耘苗者也人之一心扶

左而右危起東而西仆勿忘可也過於勿忘而無以禦

之或至於矯枉詐偽詭遇行險故又設為勿助長之戒

助長也者揠苗者也一勿利心也二勿放心也三勿戕

賊之心也一勿不戒莊子鷄炙時夜之謂也二勿不戒

釋氏槁木死灰之謂也三勿不戒截鶴續鳧割肉啗口

愛子而衣裘裳延年而餌金石無益有害甚矣學者之

於此心能體認孟子一有三勿之訓三綱正三目舉義

為心主心爲義主不淫不移不屈豈不所謂大丈夫者

哉膠西王君玹德玉宦學江左講明心學有志有氣東嘉孔君文杓端卿以三勿名其齋屬予記之予敬誦所聞抑予謂味七問七答之養氣又當味八問八答之知言養氣者乾之剛知言者離之明剛孰有如天者乎明孰有如日者乎剛不挫於人明不惑於人儒者之能事畢矣

萬山軒記

干世者患出山之太早又一出而不復入也避世者患

入山之不深又一入而不復出也入而不出古有之今未之見也出而不入則於今多見之然則勇於避世者雖未敢盡以為賢急於干世者其賢否可知已士大夫非無用世之心出處有時進退有命當外觀內省而自謀之謝安石之在東山晉室安危繫焉一出而內難平外患弭然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海道一舟竟違雅志後世當途之士雖負大聲名未至如謝公之於國家決不可無則莫若常以邱壑泉石之念寘諸胷中可仕即

仕可隱即隱髙唐陳侯忠正之才髙而氣剛春秋五十
有九官甫至郡貳嘗屑仕吾州愛其山而樂之以萬山
名其軒所至揭焉侯之説以為入山不復出過於矯激
出山不復入過於奔競皆吾所不為也時止時行山不
在目而常在其心所謂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下也是心
也孟晉迷復之失可以免矣若夫萬山云者非謂枚一
十百千以至於萬也猶之萬人萬事萬物舉成數而言
耳噫侯之宦游萬山之間去之久而不能忘愚家居萬

山之間非不欲老焉而未即歸其不有愧於侯之高風也是為記

豐山亭記

古歙大州也婺源大縣也汪氏大姓也迴嶺之下有豐山焉豐之為言大也州大縣大姓大山大宜必有大丈夫藏脩其間而友人汪君茂春令以文記其豐山之亭君之說曰蜿蜒暨蘇非建紹大詞臣乎吾家浮溪老大文章也嗣瀌紹洛非乾淳大儒宗乎吾鄉晦庵翁大學

問也吾非不早負大志吾亦欲遠希大賢青衫初筮里社相鄰黃紙再除海壖于役弓刀警邏桴鼓徼巡旣重之以薄領之句稽又責之以弦歌之撫字旣一身之餘幾叢四職以幷兼三千食客之封君八百家僮之巨室貫耳雕題之會蠻琛島賣之衝此是而彼非左恩而右怨多爭而少讓面譽而背疵勞心而勞力畏首而畏尾得情勿喜實繁望廷尉之徒知幾其神莫甚見督郵之恥大丈夫於此不遠復可也而可以迷復乎哉東阡西

陌吾其田上棟下宇吾其宅栽桃種李豈必河陽撫松採菊是亦柴桑蕙蘭無澧浦之悲橘柚非汎洲之貨菰蒲芰荷之沼鯉泳黿浮梨柿橡栗之林鹿呦猿嘯粤蕉岷芋渭竹庾梅后土洛陽之花神農雷公之藥唯力是視具體而微不豐於爵位而豐其甘旨以奉親不豐於泉布而豐其饌羞以娛客醲綠醑兮勞農耕野剔青燈兮聽子讀書此吾所以因山築亭有取於豐大之義蓋謂豐於天理則吾之大丈夫者非世俗豐於人欲以為

大者也吾觀於易離下震上明動相資所以致豐明而不晦動而不静不可以保豐如日在天懼過乎中吾之仕將進而窮乎寧退而通乎同郡方回髙其識壯其言神遊其亭為之謠曰識象外之意者可與言易豐之彖傳可以象測物盛而大皆不可極天地日月與時消息酒飲微醉花看半開焉得深於理者與之歌觀物之吟於斯亭而和之以歸去來乎

有有堂記

天之所以畀於我者豈獨我有之人有之物亦有之豈獨聖人賢人有之雖愚不肖之小人亦有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此專指天所賦而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兼指人與物所得而言曰脩道之謂教此則專指聖賢之所以異於凡人庶物而言由夫天之所賦人與物之所得者觀之則天所與無不公人與物所受無不同故曰豈獨我有之人有之物亦有之豈獨聖人賢人有之雖愚不肖之小人亦有之如將由夫聖賢之所以異於凡人

庶物者觀之則情慾之累為桀紂蹠蹻始有而不終有
氣質之偏為禽魚草木僅有而不全有若聖與賢氣質
清明情慾淨盡於是獨能有夫凡人庶物之不終有且
不全有者也嗚呼性也道也固有之有也同有也至於
脩以為教而性存道備則豈非保有之有而獨有者也
此趙氏有有堂之所以作歟吾嘗患乎世俗之士素所
固有失亡澌盡而無遺餘非所當有經營捜抉而不知
紀極煽門戶之勢蹙闢田疇之膏腴南金明珠美玉麗

錦以肆侈奢法書名畫古匜珍鼎以崇玩好戎鑽李核崇鬬萍虀鍾乳三千胡椒八百殊不知此皆外物也暫聚者必忽散乍來者必倏去一旦莫之能守則煙消灰滅甚者骨且朽而名尚臭孰與夫秉彝物則固有此天保而有之黠鬼所不能矙大盜所不能奪者哉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此世俗所謂有也孟子曰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吾黨君子所謂有也然則此趙氏有

有堂之所以作歟抑又聞亡而為有聖門以為戒有若無曾子以是美顏子趙氏名彌忠學甚博文甚奇而不自眩耀年與予皆將七十而能以謙下人予嘗為作問道亭記今又為記斯堂乾下離上卦曰大有有則有矣良賈深藏有而若無不亦善之善者也若夫有名萬物之母老氏之所謂有有物無形本寂寥釋氏之所謂有近理亂真皆不合於古聖賢之言寘勿論可也

不老堂記

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好之極愛之至則必有過美溢褒之辭古堯舜以上皆年百餘歲彭鏗年八百餘歲李耳年二百餘歲而後世謂上壽百二十謂七十者希然則詩所謂永錫難老俾爾昌熾俾爾耆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其無乃相與為欺歟曰不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下事上卑奉尊以其惻怛忠厚之心形為祝贊願望之語故詩六義有頌焉者此也易所謂原始反終精氣游魂則萬古不易之定理道德經曰物壯則

老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其言天地能長久非羽流所謂
不死者也莊子非全書列子乃僞書亦皆言死生壽夭
未嘗言世有不老不死之人至列仙傳黃庭經真誥等
作始謂人可不老不死五代王建據蜀道士王喬者僞
撰靈寶度人經以惑世始謂枯骨成人髮白再黑齒落
復生龍漢開皇之年數落鬱羅之天妄註繆釋謾誕詐
諼（缺）世之愚人以鍾呂為不老不死而飛昇者饒之德
興董君守成儒者也介其邑人李君重魁來亦儒者也

求予為不老堂記且謂蘇文忠公為董君毅夫隱括陶
靖節歸去來為長短句者即其五世祖儒者也而以不
老名堂則似乎捨儒而從老氏且陶蘇二詞曰神仙不
可期曰神仙知在何處皆有寓形宇内之嘆斯堂也無
乃遂以神仙為實有而欲學之乎曰非是之謂也昔朱
文公以詩辭胡籍溪劉共父在朝之招有浮雲舒卷萬
古青山之句胡五峯聞之疑其有體無用為賦青山不
老出雲雨洗塵埃之句意葢取諸此耳山體也雲用也

分二詩味之文公之意主乎處五峯之意勸以出合所謂萬古不老四言味之則體定而用殊山有不可變之色士大夫雖有可行之時終必有不可移之節此之所謂不老者山色不與時而少變也非彼數息服氣辟穀餌藥養內外丹煉陰陽神以求夫延年益筭而不老者也董自號曉峯居士無復日五色夢以不老之娛自娛而亦不知老之將至取先生君子所云我今忘我兼忘世及一川風雨要人看者引壺觴自醉而浩歌焉亦足

以為一代之豪哉

棣華堂記

易之初畫一陽奇一陰偶為兩儀其再畫也為四象四象之上又畫焉老陽加奇而加偶老陰加偶而加奇少陽加奇而加偶少陰加偶而加奇是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八卦成說者以乾坤為父母兌離震巽坎艮為六子而有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分由是言之盈天地之間父生母育凡圓頂方趾橫目而為人者

皆吾之兄弟也而况九族五服之内所謂兄弟者乎由
曾高祖父以及已而至子孫曾仍雲來其沿無窮其初
一人之身也猶之卦六十四出於八八出於四四出於
二二出於一萬有不齊之初一而已矣君子知此之所
謂一者則可與處兄弟之間矣杭新城之羅氏自襄陽
徙由漢及唐末而諫議大夫給事中名隱字昭諫以風
節詩章顯聞于時又十世生夢孫夢孫生勝祖勝祖生
子二卯成文寶卯成生一子天錫文寶生三子應龍應

新應鄉令四人生八新城祖業累世不分卯成今年七十有六主其家事文寶嘗為別邸杭城往來憩息仕為廸功郎兩浙制準乙亥之變歸鎮鄉邑罄蓄儲賑鄰里平生尚義嗜善樂施弛逋年五十七而卒應龍與予文字交謂家有堂曰棣華請予記其說於壁是詩也興而兼比或以為文武治内之雅或以為周公作則成王時或以為召穆公作則宣王時詩有作有述有頌古詩之先後不可必攷鄂不韡韡之義以況兄弟之上覆下承

則不可不講或謂鄂不二字當作萼附大抵以謂花與蒂之相附弟必順承其兄兄必蔭覆其弟安樂相輯睦患難相扶持不特大而有天下者當然小而有一家者亦莫不當然也雖然論其華萼不若論其本根植物之在地也何必棠棣根本固則華葉茂唐風有杕之杜曰其葉湑湑其葉萋萋亦所以興兄弟杕杜也棠棣也焉有不深培其本根而能責望其流行發見之茂盛者乎予嘗謂人生而皆有孝弟之心管蔡之失為一時私見

所蔽耳今之教子弟者不必人人皆為碩儒要當從師取友通古今識道理化氣質屏物慾使皆知乎萬物之所由生同乎一氣一家兄弟子孫之所以衆出乎一人之身則雖或纖微蟿䶢有乖離析異之萌亦自然有所不忍矣噫嘻此豈非務學讀書為根本之謂歟同田為富分貝為貧羅氏之後尚世永保之

輔德廟碑

祀天郊祀地社祀祖禰廟天地之神壇而不屋人之神

則屋之屋之則曰廟所以聚其氣以凝其神也周公明堂以文王配上帝天與人皆以廟祀之自此始古天子諸侯大夫士廟有差三代功臣與食太廟未有特以一夫而立廟者也蜀人德諸葛野祭猶不輕廟唐狄相使江南僅存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廟自張許行節義廟睢陽韓柳以文章守廟潮柳由唐入宋多援此比而江南之廟大不勝其多有司不欲違人心而許之廟然以未命之士未壯之年一旦形亡氣存赫厥威靈奔走半

天下則莫若翊應助順正烈廣靈周侯廟祀之盛者也
侯杭州新城縣人世家緑渚諱雄字仲偉母夫人感金
蛇浴金盆之祥生於宋淳熙十五年戊申三月四日以
嘉定四年辛未四月朝徽州婺源五顯王廟卒年二十
四侯像方巾緑袍勁髯脩眉巨鼻聳目魁岸瑰碩或依
憑或示現或託夢寐衆尊為神祈穀響應五顯王者其
五方五行之英氣歟始以九月二十八日降神四月八
日慶佛誕者走廟下無慮百萬衆侯之神實先後之端

平二年乙未饒州德興縣有請以侯辛卯歳於本縣祁
門陰捍常山草寇旗甲金鼓怳惚雲際乃後所在疫而
禱旱而禱雨而禱虎害火災而禱禱輒應始封翊應將
軍嘉熙元年丁酉兩淮制置大使趙葵奏邊境清頼神
力別封護國忠翊大將軍二年戊戌許新城縣照德興
縣已封稱翊應將軍新舊廟又明年庚子縣令黟汪績
為記淳祐四年甲辰徽州請加封為翊應侯寶祐二年
甲寅下新城縣賜勑額曰輔德廟五年丁巳加封助順

為四字侯咸淳七年辛未加封正烈為六字侯十年甲戌加封廣靈為八字侯建炎舊制神祠靈應賜額封侯自二字至八字止侯自崛興亘古所罕有先是侯之猶子宗智者於開慶元年己未陳乞周氏子孫主廟事僧指南蠲潔葺修如婺源靈順廟式尚書符報可宗智竭貲再造斯廟穹殿傑閣亢爽高閎疲二十年之力獨門廡猶舊大元混一靡神不依中書右丞楊公鎮生長杭夢有感捐金成宗智志華締一新鳩工至元十六年己

卯抵癸未告成侯之孫逢吉介邑人羅應龍請回實録其事回謂顏子二十九蚤死配饗宣聖德也鄧禹二十餘封侯為雲臺四七之首功也侯稟天地異氣享年僅踰弱冠而能以其方寸之不朽為五顯王丞弼與顏德鄧功比隆神矣哉侯卒之百一十三年大德庚子再改斯文碑之乃歌緑之渚三章歌之曰

緑之渚兮浣侯衣青厥蟾兮神所依未壯而逝兮匪天白首者拜兮莫之敢非潮來兮潮往侯朝出遊兮夜歸

侯昔家兮今廟奠椒醑兮神其我釂湫湫兮綠之渚子陵在上兮子胥下羊裘孔樂兮鴟夷猶怒勾吳炎漢兮俛仰今古侯之願兮天不違保我民兮靡兵靡饑水無蛟蜮兮山無貙豹有蘋有芷兮歲其報彭殤其盡兮孰盡而神不死者心兮幻者身兩八荒兮先我桑梓我刋此石兮百世之史

餘干州學記

大縣升州以民多也縣學升州學以士多也自元貞二

年丙申始饒之餘干既升州州學置教授一員自延平
祝君宜孫始民多則户口盛故州置守重其名以臨之
士多則風俗美學置教授者亦所以重其名而以已之
所知教乎人以已所聞授乎人乃風俗之所由關則其
所任尤有所重而不輕者矣夫升與降為對而實宜副
其名升州置守其名重於舊矣户口有降而無升可乎
此為民父母者之責也學置教授亦名重於舊矣風俗
不升而或降可乎此為民師表者之責也此循名責實

者之議所以不容已也餘干風俗何如哉三代而下人物議論惟諸葛孔明張東之范文正公韓忠獻公張忠定公趙忠定公有伊周之風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而南軒張宣公似明道晦庵朱文公似伊川張忠定公卒於是邦其臨戎有范文正之勞而不計孔明之利鈍趙忠定生於是邦其立君有韓忠獻之功而不幸乃有如東之之寃死張忠定有子宣公如明道如顏子而嘗侍養於是邦趙忠定有友文公如伊川如孟子而嘗講

學於是邦此餘干風俗之所以盛也祝君為教授之明年大德改元丁酉夏具學事本末俾愚為記且其言曰縣升州匪以榮州官縣學升州學匪以榮學官名升則實當與之俱升州官當思所以養其民而升其戶口學官當思所以訓其民而升其風俗是邦也兩眞相兩眞儒無以加矣而又何升學者而欲遽為兩眞相兩眞儒未易及也階而升焉得為斯四大老之事業問學亦可矣然則將欲為四大老其又何階南溪柴公中行之風

天下愚粗能言之矣山水登臨之美甲東南記不一言及之何歟曰樂山者見其靜樂水者見其動登所謂養正堂而懷前脩遨所謂筆峯亭而覽絕景劉長卿張祐錢[illegible]年之詩具在學者能之是亦餘事進於斯道[illegible]當舉由求赤點言志之章相與討之

桐江續集卷三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李　標